

續談丁福保居士與《佛學大辭典》

本刊二〇六期中寶林《丁福保居士與「佛學大辭典」》一文，於丁氏生平及所編《佛學大辭典》介紹頗為詳盡。本文是對該文作一補充。

丁氏幼年入家塾讀書，極為勤奮，每日晚飯後「獨坐小樓，油燈一穗閉書，非三鼓不就寢。」①少年時受業於當時著名學者如繆荃孫等、張文虎等。立志「天下書老死讀不可遍。」②於訓詁方面尤「從容考究，不厭精詳，非以速成爲尚。」③可見其博學之勵志與治學態度之嚴謹。

丁氏不但愛學，且好藏書。自述「生平無他嗜好，獨於古人之典籍如種宿緣。」④「每獲一異本，則津津喜見眉宇，意世間所謂樂事，無以易此。」⑤在藏書豐富與求學殷切的基礎上，創出輝煌的學術成果，特別是書籍的編刊。一九〇〇年廿六歲時，出版首部著作《算學書目提要》，列舉國人自著及譯自外文所有算學書籍。一九〇四年於無錫設立「評書公會」，廣徵善本。一九〇八年完成醫學課程後，於上海創辦「醫學書局」。行醫之餘，力致編

刊書籍，至一九一一年共出版醫學書籍五十九種，集爲《丁氏醫學叢書》。一九一六年患病康復後，研究主題轉向訓詁與佛學。前者之主要著作有《說文解字詁林》、《方言詁林》、《羣雅詁林》等，後者有《佛學大辭典》、《一切經者義滙篇》、《金剛經箋註》等。此外，又專研古代錢幣，並參考國人與日本人多種古幣論者，編成《古錢大辭典》，成爲研究中國古代經濟之重要參考資料。

呂沛銘

丁氏所編刊各種書籍中，以《佛學大辭典》及《說文解字詁林》卷帙最爲浩大。在《佛學大辭典》未出版時，中國並無一部有系統且完備之佛學辭書。前代留傳下來的佛典辭目注釋滙集，有唐代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、另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、及遼代希麟《續一切經音義》等，均屬「經文浩翰，研究綦難，名相紛繁，考求非易。」且「華梵錯綜，每有詰屈聱牙之句。」⑥故丁氏立志編一部完善之佛學辭書，以日本織田得能、望月信亨等所編《佛教辭典》爲藍本，並參考經疏與其他佛學典籍，費八年時間編成《佛學大

辭典》；另兩年時間繕寫，排版與多次校對，於一九二二年正式出版，分十六冊線裝，共三千餘頁。復於一九三二、一九三六及一九三九年重印，後兩次取現代裝訂式，分爲三冊。近年台灣及大陸均有重印，後者祇有一九八四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的一種版本，合裝爲單一冊。

《佛學大辭典》(後簡稱《辭典》)載詞目三萬餘條，共三百多萬字，至今仍爲中文佛學辭書之最完備者。其特點有三，即：

(一)收羅廣博 凡教義詞語、經典名稱、人名、地名、史事、禮儀、節日、古蹟、及其他與佛教有關的述語，乃至流行俗語如燒香、臘八粥、朝山、年忌等，無所不收。

(二)互見參照 對一詞多義之條目，均採「互見」，以方便互相參照。例如「八施」見「布施」、「七淨華」見「七華」、「二木」見「三草二木」等。此外，對疊義詞亦同樣處理，如「清涼」一詞：

「清涼」(山名)，《五台山志》曰：「五台山，本名清涼山」……

又「清涼山」一條：

「清涼山(地名)，唐代州五台山之又名……」

又「五台山」一條釋爲：

「五台山(地名)，《華嚴經疏》曰：「清涼山者，即代州雁門五台山也。」

(三)列舉梵源

佛經大部份翻自梵典，《辭典》所載詞語若有梵文原字，或屬梵文音譯，則附以羅馬字母拼寫的梵詞，若兼有同義的巴利文，亦附以羅馬字母拼寫。此外，由於「譯者因方隅之隔，時代之異，往往同一梵文而譯者之別名，多至不可勝數。」⑦《辭典》對此等同字源而不同譯音之詞目，皆盡收各種譯法。如「般若」有「班若」、「波若」、「鉢羅根孃」、「般賴若」等十餘

種，且附以梵文或巴利文原文。

《辭典》雖以日本望月信亨等編的《佛學辭典》爲基礎而編著，惟日本原書「誤文脫簡，觸目皆是……採輯時業爲之一一更正。」⑧丁氏自述因編著《辭典》而「沈面濡首，至忘寢食。」⑨可見已投盡其精力。然以一人之力主編卷帙如此巨大的《辭典》，缺漏難所避免。丁氏亦云「雖數四校勘，而魯魚亥豕，自愧未盡。」⑩近人釋西諦等編撰《丁福保佛學大辭典》訂正及補闕初稿⑪，列舉《辭典》需訂正及增入之詞目有三百零四條，在比例上爲全書辭目總數(三萬餘)約百分之一。另《辭典》所引佛典句語末詳細註明出處有二百六十四條。事實上，若將《辭典》所有缺漏列出，恐不止上述數目。此等缺漏可分爲下列五類，每類並附一例：

(一)漏收 在普通名詞與專有名稱(人名、地名、書名等)，《辭典》均未盡收。前者如五蘊之「受」，早期漢譯佛典稱爲「痛」，梁啟超已辨之⑫。例如《放光般若經》(晉竺叔蘭等譯)本無品云：「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無常……假令無常不空，空亦不離無常。」所稱「痛」後來通譯爲「受」。無讀佛典經驗者易誤解「痛」爲痛苦。《辭典》漏收「痛」字。

在專有名稱方面，例如宋初釋道誠編《譯氏要覽》一書，《辭典》便無收錄。此書爲佛教基本知識著作，由藏經選出六百七十九個條目，每目均引經據典予以詮釋，是註釋佛學詞目之名著。一九三四年上海世界書局編刊《佛學叢刊》，收此書爲第一輯第三種，並加以校訂，是爲最優之版本。

(二)引佛典詞句未詳細註明所出處 如前所述，初步統計有二百六十四條。例如「本來面目」一條，《辭典》引《壇經》云：「惠能曰：(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」惟辭典未有進一步說明此語出於該經「行由品」。該經共有十品，

如對其內容不熟識，便需費一番工夫去搜尋出自何品。

(三)詞目與其同義別稱未有互見 例如「精進」一詞，亦名「毗梨耶」(梵語Vīrya音譯)。《辭典》均有此兩詞，釋義各獨立，解釋雖一致，但每詞未有說明參見他詞。

(四)釋義未全 《辭典》釋「唯心」一詞云：「一切諸法，唯有內心，無心外之法，是謂唯心，亦云唯識……八十卷《華嚴經》十地品曰：『三界所有，唯是一心。』《成爲識論》卷二曰：『……由自心執著，心似外境轉，彼所見非有，是故說唯心。』」

按佛家不僅以境界屬唯心，連三世(時間、即過去、現在及將來)也屬唯心。八十卷《華嚴經》卷十九：「一切衆生界，皆在三世中，三世諸衆生，悉住五蘊中。諸蘊業爲本，諸業心爲本，心法猶如幻。」同經卷五四：「菩薩摩訶薩知三界唯心、三世唯心。」蓋顯現於吾人眼前之境界(空間)及三世(時間)，均心識所變現。《辭典》祇說「界」屬唯心，未言「世」亦屬唯心。「世界」一詞原爲佛語，乃時間及空間的合稱。《楞嚴經》卷四：「世爲遷流，界爲方位。」是世界本義。

(五)誤釋 《辭典》釋「醍醐灌頂」一詞云：「以醍醐灌人之頂，喻輸入人之智慧也；今以爲令人舒適之喻。顧況詩曰：『豈知灌頂有醍醐，能使清涼頭不熱。』」據此，「醍醐灌頂」有二義，一爲「輸入智慧」，另一爲「令人舒適」。此二義頗有商榷之處。

現先研究「醍醐」義。《辭典》釋「醍醐」，兩引北本《大般涅槃經》(卷三及卷八)，惟漏引卷十四最能表達醍醐義一段：「譬如從牛出乳，從乳出酪，從酪出生酥，從生酥出熟酥，從熟酥出醍醐，醍醐最上……佛亦如是。」《長阿含經》卷十七《布叱婆樓經》所述醍醐義與此同。另一方面，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「醍醐」條引宋代寇宗奭《本草》云：「作酪時上一重凝者爲酥，酥上加油者爲醍醐，不可多得，極甘美。」可見醍醐是一種精製乳品。

灌頂爲密宗儀式之一，有寶瓶灌頂、寶冠灌頂、金剛杵灌頂等五種，陳健民《密宗灌頂論》一書^⑬釋之甚詳。寶瓶灌頂是以寶瓶盛清水、香油、醍醐、或其他香料溶液灌注受法人頭頂，其作用是用是洗去繫於身心的煩惱無名之垢穢、恢復本覺、降伏魔惑、平息災害等。

由此可見，《辭典》所稱「輸入人之智慧」僅屬「醍醐灌頂」之狹義，而另稱「令人舒適」則是誤解，其誤是出於所引顧況兩句詩，且《辭典》又未說明此兩句出自何詩。按兩句是出於《行路難》三首之二：「君不見少年頭上如雲髮，少壯如雲老如雪，豈知灌頂有醍醐，能使清涼頭不熱……」以醍醐注於頭上使人感覺清涼，是顧況自擬比喻，非「醍醐灌頂」本義。顧況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五年(七二六)，《行路難》詩作於晚年，用以譏唐憲宗隨道士學煉仙，如此昏迷頭腦，需用醍醐灌其頭，使之清醒。^⑭

丁氏在世時四次印行《辭典》，及近年台灣的重印，均採一九二二年首版的版本。一九八四年北京「文物出版社」重印前，曾審查其辭目索引。發覺「原書辭目字頭筆劃編排上多有誤亂者，如『延』字當爲七劃，但原書辭目通檢及正文中均排在六劃，祇是在字頭通檢中改正排在七劃。此外還有一些同一字頭的辭目，卻排在不同筆劃中。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兩情況，一是編排時疏忽造成的錯亂，如『拭』爲九劃，但其中有一條辭目卻誤入八劃中。另一是因異體字而分排入不同筆劃內，如『叫』、『叶』、前者排入五劃中，後者排入六劃中。又如『劍』、『劔』，前者排入十五劃中，後者排入十六劃中，等等。」^⑮「文物出版社」的重印，將辭目字頭檢字與辭目索引所含此類錯誤全部更正，故是各種重印版本中之最佳者。

就《辭典》全書而論，以上缺漏均屬瑕疵，不足影響其學術價值。自初版至今將屆七十年，未有另一佛學辭書超於其上。《辭典》初版後，何子培取其較常見之詞目另編《實用佛學辭典》，原

是《辭典》之縮本。丁福保晚年有意將《辭典》校訂重版^⑩，惜四十年代末期國家陷於內戰及經濟潰亂，以致未能實現。丁氏於一九五二年去世後，無人承繼其遺志。事實上，要將《辭典》三萬多詞目逐一審查，擇其有缺漏者予以訂正及增補，及將漏收者加入，是一項艱巨工作。惟實力雄厚之佛教學術團體及出版機構，當無困難進行。如將《辭典》校訂重版，其功德不下於廣印經書以助弘法也。（全文完）

註釋：

① 吳稚輝《疇隱居士寒厓詩集序》，載丁福保《寒厓詩集》卷首，一九二六年上海。

② ③ 丁福保《疇隱居士自訂年譜》，載《佛學大辭典》初版卷首。

④ ⑨ 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·自序》

⑤ 丁福保《說文解字詁林·自序》

⑥ ⑦ ⑧ ⑩ 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·例言》

⑪ 此文載《慈航佛社成立十週年紀念論文集》第二卷，一九三六年廣州「慈航佛社」。一〇二至一一六頁。

⑫ 梁啟超《翻譯文學與佛典》，載梁氏《飲冰室合集》專集第四冊，一九三七年上海中華書局。八六頁。

⑬ 此書初版於一九三二年。一九七四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重印。

⑭ 趙國志《唐代道教與文學的關係》，一九六一年西安「陝西人民出版社」。五七至五九頁。

⑮ 樓宇烈《影印佛學大辭典說明》，載北京「文物出版社」重印該辭典卷首。

⑯ 梁鈞《回憶丁福保居士——紀念丁居士逝世十週年》，載一九六二年一月廿五日香港《工商日報》副刊。

（上接第29頁「記多倫多之行」）

吃過晚飯，我們回到客廳上吃茶，許多幫忙燒菜和招待的佛門道友，知道我們明天一早就要賦歸，大家有着依依不捨的惜別心情，紛紛合影留念。吳素雲居士更是熱情，請我們到她家中參觀，她的家就在何家附近，尚未吃晚飯的她，就陪着我們回家去了。她真是一個多才多藝了不起的家庭主婦，家中清理得一塵不染，乾乾淨淨，彷彿像極樂世界莊嚴佛國。她家房屋較大，上下二層，也有地下室。吳居士的先生是位修理名錶的特殊技術人員，地下室裡有着一個專用的工作室，放置着許多精密儀器。這是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。聽說，吳素雲居士過去還是一個天主教徒，未結婚前，曾經一度想進修道院做修女，想不到，她現在變成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了。

再見吧，多倫多！

我的生活習慣，每天清晨三時五十分起身，做我自定的功課。這幾天，雖然過着旅行生活，仍然沒有改變我的習慣。清晨外面下起雨來了，滴滴答答的雨水聲，劃破了清晨的寂靜了。今天是我們回去的日子，盥洗以後，整理了自己的行李，收拾一下房間，讓它回復原狀；門上的鑰匙，插在鎖頭上，容易給人發現。我去佛前禮佛靜坐，坐了很久，回到房裡喝水，再度回到佛殿的時候，石太太已在拜佛了。

何雪明與吳素雲居士等許多人，一早就到湛山精舍了，為我們送行。吃過早飯，我們禮佛辭行，也向主人告別了，帶着他們殷殷的關懷和祝福，提着行李上車。外面還在下着稀疏的雨點，他們送到車邊，合十為禮。車行的時候，隔着窗戶，我們又揮手相別。坐在車子裡，我默默地說着：「再見吧，湛山精舍！再見吧，多倫多！」

（完）

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寫於紐約海德公園。